

王缉思：中美间和平能够基本保障 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（上）



虎年新春之际，直新闻推出特别策划《新春观察》，约访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，与您共度知识年。在百年变局与世界疫情相互叠加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，我们将迎来一个怎样的新年？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一年呢？《新春观察》第一期，带来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的专访。专访由直新闻驻京记者站记者唐萍采写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后就说过，中美关系无疑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。也有美媒说，中美关系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危险的双边关系。2022年，中美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？

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有很多，王缉思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从1982年在牛津访学期间的一篇文章开始，王缉思与中美关系研究结缘40年，一路的研究历程伴随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。王缉思曾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，现在仍在北大任教，并长期兼任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，有媒体将他称为“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”，以此来形容他对美国问题的研究深度。

在访谈前，王老师一直说自己很紧张，还问能不能就聊天，不做采访。访谈当天，我们提前布置

好机位等待王老师。不多时，一个黑色的身影推门而入，王老师穿着一件北大校服羽绒服，背着双肩包，独自来了。一进门，王老师边脱掉毛衫、换上西服，边跟我寒暄。王老师主动“采访”我，问我的教育和工作背景，他解释说，“我要先了解你这个人”。我们的访谈从了解人开始，访谈后，王老师告诉我，人与人的、面对面的交流，对中美关系也是极为重要的。

王老师谈得很放松，越谈笑声越多。对这个他研究了大半辈子的领域，思考与洞察就在谈笑间自然地流淌出来。谈起中美关系、美国政治、国际形势，王老师无不是深入浅出，在访谈录制结束后，我们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个多小时。王老师告诉我，他去了70多个国家，这对他研究美国也是有帮助的，美国的政策影响世界，去了解当地人怎么看美国，丰富了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。我也说起我的留学经历，出国后，自然而然地就会拿外国与中国来对比，差异、碰撞、思考、理解、包容就这样“随风潜入夜”的萌发。“我们还是要多出去看看，多交流”，王老师说，他跟美国的学界、政界人士私下交流，大家都为中美的人文领域交往降温感到遗憾。王老师向我透露，3月份他将飞去美国，调研当前美国政治形势。我问王老师，“您知道您被媒体称为‘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’吗”，王老师听罢笑了说，“白宫是去过，但有没有钻进心脏，我就不能说。”

这无疑是一次如沐春风的访谈，当晚，我们都给彼此发了一句话——You made my day!

在整理访谈录音时，

我摘录一些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观点：

1.和平能够基本上得到保障，但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有的。比如说南海的问题，更可能是台湾问题，两个国家军队现在已经挨得很近了。

2.一个世界性的现象，就是政府的权威不够，特别是在所谓的民主国家，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威现在是越来越下降了。

3.现在已经可以说，世界的权力相当分散，而且会继续分散下去，我不大喜欢用多极化的说法，我说更多是一种分散化，就是多中心。

4.2022年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还没有过去的新冠疫情风险，但是世界经济总体来说，没有往上走，跟疫情发生之前的世界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变化。经济也好，贸易也好，发展的速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，也就是低速的发展，恢复到疫情之前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需要几年的时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，这是我觉得一个关键问题。

5.除了新冠疫情以外，社会不公平不公正，财富分配仍然倾向于富人的这个现象可能很难改变，也就是说，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动荡不安，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，特别是一些本来发展就很不平衡的国家，就会发生内乱。

6.中美两个国家最好的情况，在2022年就是说相对平稳，没有大的碰撞，没有大的挫折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
中美关系还会好吗？这个问题要时间给出答

案，但希望中美关系好的人，或许比我们想的更多。

【专访实录】

唐萍：首先想请您分享一下，您是怎么走上研究中中美关系这条道路的？

王缉思：我从硕士生时候开始研究国际关系，但是我的导师说你的水平太差了，你的基础太差了，你别研究大国了，研究一些第三世界。后来我就跟我导师商量，变成研究东南亚。因为我到牛津大学进修的时候，牛津大学那边没有什么东南亚的专家，所以我的导师就给我布置一个题目，最后一个题目写的是40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。他的问题是，当时美国为什么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，而反对共产党？他说是不是因为如果共产党掌权了，那么苏联可能跟中国结成同盟，对美国在冷战中间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。

他说你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，后来我就去做了这么一个题目，做完了以后在牛津还发表了一个演讲，导师很满意。我回国以后，我在中国的导师，薛谋洪老师就跟我讲，你赶紧交一篇硕士论文，我本来是想写东南亚的，结果急急忙忙之中，就把这篇论文变成我的硕士论文发表了，也没有发表，就是说通过了。通过以后开始收不住，就开始研究中中美关系，然后逐渐就走上这条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觉得我还是有点潜力的，就把我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，那时候叫国际政治系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，先当副所长，后来当所长，一干干了十几年，所以就这么样一个过程。

唐萍：您去牛津访

学那一年就是1982年，到今年正好40年了。中美关系40年里面有很多风风雨雨，您有什么感受？

王缉思：这个感受就是，中美关系其实有些规律性的东西，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我的研究结果是觉得，这是由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决定，这是最主要的，当然也有国际氛围的一个大环境。比如说在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，和冷战结束之后的中美关系有点不一样。但是中国的国体、政体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它有它的价值观，跟中国价值观不一样，它又想保持它的世界地位，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、传统的文化价值观，有很多的不同，当然也有一些共同利益，这样就决定了双边关系是这样。它其实不是简单由人为决定，不是领导人换届等等决定，它是几个不同方向的，或者说几个不同的因素决定的。比如说，一个因素是两个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。

我刚刚研究中美关系，1982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，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，现在已经到了美国的百分之七十多。那么当然，实力对比的变化就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影响。然后中国更往前走的时候，就是毛泽东时代，中国的国内政治跟美国的国内政治差别非常大，两个国家互相是没有往来的。有了往来之后，两个国家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些互动，这互动就说中国觉得美国的某些地方，包括它的市场经济是可取的，然后美国又觉得中国在大的战略利益方面，跟美国有共同利益，就走到一起来了。